

莊子內篇註卷之四

素十

明匡廬逸叟憨山釋德清註

大宗師

莊子著書自謂言有宗事有君蓋言有所主非漫談也其篇分內外者以其所學乃

素十

內聖外王之道謂得此大道於心則內爲聖人迫不得已而應世則外爲帝爲王乃有體有用之學非空言也且內七篇乃相因之次第其道遙遊乃明全體之聖人所謂大而化之之謂聖乃一書之宗本立言之主意也次齊物論蓋言舉世古今之人未明大道之原各以己見爲是故互相是非首以儒墨相排皆未悟大道持以所師一偏之曲學以爲必是固執而不化皆迷其真宰而妄執我見爲是故古今舉世未

有大覺之人卒莫能正之此悲世之迷而不解皆執我見之過也次養生主謂世人迷却真宰妄執血肉之軀爲我人人只知爲一己之謀所求功名利祿以養其形骸賊其真宰而不悟此舉世古今之迷皆不知所養耳若能養其生之主則超然脫其物欲之害乃可不虛生矣果能知養生之生則天真可復道體可全此得聖人之體也次人間世乃涉世之學問謂世事不可以有心要爲不是輕易可涉若有心要名干譽恃才妄作未有不傷生戕性者若顏子葉公皆不安命不自知而強行者也必若聖人忘己虛心以遊世迫不得已而應乃免患耳其涉世之難委曲畢見能涉世無患乃聖人之大用也次德充符以明聖

人忘形釋智體用兩全無心於世而與道

遊乃德充之符也其大宗師總上六義道

全德備渾然大化忘已忘功忘名其所以

稱至人神人聖人者必若此乃可爲萬世

之所宗而師之者故稱之曰大宗師是爲

卷十

二

全體之大聖意謂內聖之學必至此爲極

則所謂得其體也若迫不得已而應世則

可爲聖帝明王矣故次以應帝王以終內

篇之意至若外篇皆蔓衍發揮內篇之意

耳

知天之所爲知人之所爲者至矣

知天知人
之知乃指

真知謂妙悟也天乃天然大道即萬物之所
宗旨所爲謂天地萬物乃大道全體之變故
曰天之所爲蓋天然無爲而曲成萬物非有
心也人之所爲謂人稟大道乃萬物之一數
待最靈者以賦大道之全體而爲人之性以
主其形即所謂真宰者故人之見聞知覺皆
真宰以主之日用頭頭無非大道之妙用是
知人即天也苟知天人合德乃知之至也

知天之所爲者天而生也

知大道在人稟
而有生者也

人之所爲者以其知之所知養其知之所不

知終其天年而不中道夭者是知之盛也

知所

者在人日用見聞覺知之知也所不知謂妙
性本有人迷不覺故日用而不知由其不知
雖有故但知貪欲以養形而不知釋智遺形
以養性故舉世昏迷於物欲哉生傷性不能

盡性全生以終其天年人者苟能於日用之
間去貪離欲即境明心迴光返照以復其性
是知其知之所知養其知之所

不知如此妙悟乃知之盛也雖然有患夫

知有所待而後當其所待者特未定也

雖然有患夫

者意謂我欲以所知養所不知此還有病在
何也以世人一向妄知皆恃其妄知強不知
以爲知未悟以爲悟妄爲肆志則返傷其性
必待其悟真知然後爲恰當第恐所待而悟

者未必真悟則恃爲已悟則未可定也必若
真真悟透天人合德本來無二乃可爲真知

庸詎知吾所謂天之非人乎所謂人之非天

乎且有真人而後有真知

意謂我說以人養
天不是離人日用
之外別有妙道蓋天即人也人即天也直在
悟得本來無二原無欠缺苟真知天人一體
方稱爲
真人矣

此一節乃一篇立言之主意以一知字爲
眼目古人所云知之一字衆妙之門知之
一字衆禍之門蓋妙悟後方是真知有真
知者乃稱真人即可宗而師之也然知天
知人即衆妙之門也雖然有患即知之一
字衆禍之門也謂強不知以爲知恃強知
而妄作則返以知爲害矣此舉世聰明之
通病也

何謂真人

此下與起真人以示真人之古之
所養者深迥與常人不同也

真人不逆寡

寡謂薄德無智之愚
人不逆者不拒也

不雄成

恃也成謂已爲全德也
不恃已德以傲世也

不暮士

暮即謀士即
事謂無心於

事虛已以避全
不以事干懷也

若然者

真人如過而弗悔當
此處世

而不自得也若然者登高不慄入水不濡入

火不熱是知能登假於道也

言真人無心以
遊世此全無得

失利害之心以情不附物故水火不能傷
此則遺物全性是知則能登遐矣道也

此真人即世忘
世之如此古之真人其寢不夢夢發於
妄想以
真人情不附物則妄其覺無憂真人虛懷遊
世了無得失
想不生故寢無夢其覺無憂世了無得失
之心故其食不甘以道自娛故
其息深深者
覺無憂其食不甘以道自娛故
其息深深者
綿綿之意息處而寢則心浮動真人
心泰定而不爲物動故其息深深
息以踵此釋上深深之意踵者脚跟也以喻
息之所自發處深不可測故心定而
不衆人之息以喉衆人之息在喉則寢淺之
至故心浮而妄動所以日
用心馳於物屈服者其噤言若哇躁言不由
其嗜欲
中則易屈服者咽喉也哇吐也以
淺寢之言自咽而吐無根之言也
深者其天機淺言世人寢淺如此者乃嗜欲
之深汨昏真性全不知有天
然妙性皆墮妄
知無真知也

此一節言真人妙悟自性是爲真知者故
所發迥與世不同而以衆人觀之則自別
矣前云有患正恐未悟而恃妄知爲得者
害之甚也故此雙明之

古之真人不知悅生不知惡死前略言真人
處世忘利害

此則言真人不但忘利害而且超死生以與大道冥一悟其生本不生故生而不悅悟其死本不死故其出不訢其入不距出入即生不惡其死子云出生入死由不悅生故不貪生訢猶傷貪也不惡死故不距距謂小而不肯入也然則往儵然而來而已矣儵然乃鶴冲舉刷無心遊世儵然冲舉出入死生如遊不忘其太虛了無罣碍故云如此而已矣

素十

所始不求其所終以悟其生本不生故不忘其所始以生與道遊不見

有世可出混萬物而受而喜之忘而復之衆人爲故不求所終以生爲累故患而不喜真人載道而生故受形而喜雖處人世心不違道相忘於世故念復是之謂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是之謂真人心與道遊故不捐道捐棄也人即是天不假造作修爲故不以人助天知此乃謂之真人

此一節言真人遊世不但忘利害而且忘

死生故雖身寄人間心超物表意非真知

妙悟未易至此欲人知其所養也

若然者其心志其容寂其顙頤若然者言真人如此遊世

素十

五

其容貌與衆不同其心志筆乘作忘言無心於世也其容寂言容貌寂然乃內湛而外定也其顙頤頤頤寬裕也謂其貌廣大寬容不拘拘之狀也此老子云孔德之容唯道是從也淒然似秋言其面嚴冷若暖然似春言近其中溫然暖然令喜怒通乎四時與物有宜人可親可愛也言無心於喜怒但隨物所感或而莫知其極喜或怒了一無一定於中故曰通

乎四時與物有宜而人不知聖人之用兵也

亡國而不失人心利澤施乎萬世不爲愛人

言聖人無心御世與天施合德假而用兵即亡人之國而不失人心本無殺伐之心也縱思施萬世原非有意愛人故樂通物非聖人也所謂天生天殺之意也故樂通物非聖人也物非自然矣有親非仁也有心私愛非大

仁也故曰賊天時非賢也揣度時勢利害不莫大德有心天時非賢也非任命也通非君子也明哲保身乃稱君子不通利害率意狂爲非君子也行名

失已非士也偽行虛名而無亡身不真非役

人也亡已爲人則人皆聽役若執已殉名則見役於物非役人者也若狐不

偕務光伯夷叔齊箕子胥餘紀他申徒狄是

役人之役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此數

子者皆知之不真狗
名喪實去聖遠矣

此一節槩言所知不真不能忘已忘名有

心要譽徇名喪實皆非真知之聖也下又

言真人真知之不同

古之真人

此下一節明真
人遊世之狀

其狀義無可而不

朋而不流

若不足

虛之

而不承若一物與乎

與世其觚而不堅也

觚者方也雖介然不化者

張

乎施為其虛而不華也

雖見施為而中心空

空

邴邴乎其似喜乎

邴喜貌

其似喜乎

雖喜而無崔乎言折

下其不得已乎

雖謀下以接人共貧

濇乎濇

濇如水之進我色也

謂中心湛濇而和氣

與

乎與之止我德也

人與相處

厲乎其似世乎

屬謂嚴整而不可犯

警乎其未可制也

警謂

亦似世之莊重也

連乎其似好閉也

連者收攝檢束

六

之意雖收攝檢束但似悅乎忘其言也
悅

好聞其實無所聞藏也以刑為體
刑者不留其私謂

若忘其言者以刑為體
刑者不留其私謂

為其以禮為翼雖忘禮法猶假禮
以知為時

真知時之可以德為循言以德但為
以刑為

否以行止也以德為循
循順機宜也

體者綽乎其殺也綽者有餘之義謂殺盡私
欲一私不留而尤損之也

以禮為翼者所以行世也言既遊世不可出
於禮法之外也

以知為時者不得已於事也言迫不得已
以

德為循者言其與有足者至於丘也丘高處
也言循

順機宜接引愚蒙令有識者皆可上進於道
故喻如有足者皆可引進於高處也此四句
釋上刑禮而人真以為勤行者也老子云用
知德四句

勞也言真人遊行於世無
心而遊雖行而不勞也

此一節形容真人虚心遊世之狀貌如此

之妙言雖超世而未嘗越世雖同人而不

群於人此真知之實也
故其好之也一其弗好之也一故者由上遊
一世之工夫純

一故得天人合德也。好之者天也。弗好其一者也。今皆一矣。是謂之天人合德。其一也。其一不一也。一其合一而歸於道。則萬物渾然會歸於道也。其一與天爲徒。其天則與天爲徒也。其不一與人爲徒。謂天人不與天合。天而未免遊於人世。天與人不相勝。則以天而遊。故與人爲徒。天與人不相勝也。此之謂真人。若超然絕俗。則是以天勝人。若逐物亡性。則是以人勝天。今天人合德。兩不相傷。故不相勝。必如此方是真人。此一節總結前知天知人工夫。做到渾然一體。天人一際。然後任其天真。則在天而天在人。而人天地同根。萬物一體。故天與人兩不相勝。必如此真知妙悟渾化之極。乃可名爲真人。此豈可強知妄見而可比擬哉。此真人真學之全功。故下章從死生命也起。至藏舟章末皆極口勉人學道要做真實工夫。

死生命也。此下教人做了死生之工。其有夜旦之常。天也。人有死生。如時之夜旦。不可免。無昏曉喻人形。雖有生。死而真性常。人之有然不變。如太虛之無變。故曰天也。所不得與聲皆物之情也。謂真性在人。天能與其間。此人人同有之。真體所彼特以天謂真宰。天君是也。此須養而後知。爲父。言人人皆稟真性而有形。而身猶愛之。天然自足。故曰以天爲父。而況其卓乎。言此血肉之假身。賴世之父母而君載我之形。卓然不屬形骸。人特以有君爲者。豈不知所養而尊之乎。愈乎已。而身猶死之。而況其真乎。且以世人盡忠者。而以身死之。況真君宰我之形。而不能忘形。以事之忠之。可謂不智之甚矣。此言激切之至。人讀此而不悟。非夫也。此言真性在我。而不屬生死者。乃真常之性也。而人迷之。而不悟嗜欲傷之。而不知所養。豈非至愚也哉。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煦以濕。相濡以沫。不

如相忘於江湖

老子云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此取魚失

水如失道德而後仁義且以仁義相尚正似相濡以濕沫不若相忘於江湖以喻必忘仁

義而可遊於與其譽堯而非桀也不若兩忘

大道之鄉也無譽堯而非桀也夫大塊

而化其道與道為一乃真知之盛也天地

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

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

言人生天地勞佚死

主皆自然而不可卻者命也此所謂人也苟知命之所係即道之在是知由人而即天也

若知天與人本無二致則渾然合道而不以人害天虛心遊世以終其大年生不忘道故

云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此其天人合德死生無變任造物之自然此知之至也

此言世人不知大道而以仁義為至故以

仁愛親以死事君此雖善不善故如泉涸

而魚以濕沫相煦濡也若能渾然悟其大

道則萬物一體善惡兩忘故如魚之相忘

於江湖如此乃可謂知天知人天人合德

而能超乎生死之外故在生在死無不善

之者也

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矣然而夜半

有力者負之而走昧者不知也

藏天真於有形如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矣此

常人以形於天地如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矣此

為之變而常人不知也藏小大有宜猶

有所避

形與天地雖小大有宜皆不免於變若夫藏天下於

天下而不得所避是恒物之大情也

若知此

地萬物皆與道為一渾然大化而不分是藏無形於無形如此則無避則如藏天下於天

下而不得所避矣此天地萬物之實際也故曰恒物之大情特犯人之形

而猶喜之若人之形者萬化而未始有極也

其為樂可勝計耶

言大化造物千變萬化而人特萬物之一數耳而人不知特以得人身為喜如此則萬

物皆有可喜者其樂可勝計耶故聖人將

遊於物之所不得避而皆存善天善老善始

善終人猶效之

言聖人心與道遊則超然生死乃物所不得避如此則物終無所不善者而人猶效之又況萬物之所

係而一化之所待乎言大道之原乃萬物之根宗故云所係萬物非此而不能融貫而為一故云一化之所待此實天地萬物之大宗聖人之所宗而師之者此也可不悟乎

此發明大道無形而為天地萬物之根本人人稟此無形之大道而有生是為真宰

若悟此大道則看破天地萬物身心世界

消融混合而為一體若悟徹此理則稱之

曰大宗師是所謂大而化之謂聖者也至

此則無己無功無名逍遙於萬物之上超

脫於生死之途以世人槩不知此大道之

妙而以小知小見之自是不得逍遙各執

已是互相是非故喪其有生之主而要求

名利於世間故德不充符是則前五篇所

發揮者未曾說破故此篇首乃立知天知

人有真知方為真人直說到此方指出

箇大宗師正是老莊立教之所宗者如此

而已故此後重新單提起一道字來發揮

足見立言前後一貫言雖蔓衍而意有所

宗於此可見矣

夫道

上文說了大宗師狀貌結了前義言大宗師宗所宗者大道上之萬物所係一

化所待者何乃大道也故此下發揮大道之

妙以明萬物所係一化所待之義立意皆從

老子天得一有情有信此言大道之體用也

以清等來有情有信齊物云可形已信有

情無形正指此也此從老子言有情謂雖虛

而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此言有情謂雖虛

失其用曰信無為無形湛然常寂故無為可

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見以心印心故可

言故無自本自根本自天然未有天地自古

以固存故天以之建立神鬼神帝生天生地

變化不測為天在太極之先而不為高伏義

始於太極推之向上更在六極之下而不為

有事在故不以為高以固存

深包天地容六先天地生而不為久故不為

久長於上古而不為老萬化密移而此稀章

古帝得之以挈天地泰贊化育伏羲得

之以襲氣母襲取也氣母生物之本也維斗

北斗天得之終古不忒忒差也北斗天樞居

日月得之終古不息運行而不已堪壞康崙

人而得之以襲崑崙此襲猶承襲言主持崑崙馮夷河伯

得之以遊大川肩吾山神得之以處太山黃

帝軒轅得之以遊雲天乘龍飛昇顓頊五帝

得之以處玄宮禹强北海之神山海經云玄

青蛇踐兩蛇得之立乎北極北海之極西王母瑤池

仙長得之坐乎少廣王母所居莫知其始莫

知其終此二句總結上文列聖神人主持天

終此氣從老子天得一以彭祖姓錢古長得

之上及有虞下及五伯世傳彭祖壽八百歲

傳說賢相得之以相武丁乘東維騎箕尾

而比於列星傳說一星在尾上言其

此明大宗師者所宗者大道也以大道乃

天地萬物神人之主今人人稟此大道而

有生處此形骸之中為生之主者所謂天

然之性以形假而性真故稱之曰真宰而

人悟此大道徹見性真則能外形骸直於

天地造化同流混融而為一體而為世間

人物之同宗者故曰大宗師者此也此大

宗師即逍遙所稱神人聖人至人所言有

情有信即齊物之真宰及養生篇生之主

若不悟此而涉人世必有形骸之大患顏

子心齊教其悟之之方既悟性真則形骸

可外故德充符前一往皆敷演其古今迷

悟之狀到此方分明說破一路說來方才

吐露所以云言有宗事有君正此意也此

上已發揮大道明白了然但未說進道工

夫故此下乃說入道真實工夫

南伯子葵問於女媧

此人名皆重言也換出個人來設為問答不必

求其曰子之年長矣而色若孺子何也問其年老者

大而色若嬰兒借以發起必有所養將以發啟工夫也曰吾聞道矣此即

要引人南伯子葵曰可得學耶此因聞說聞

學道也曰惡惡可二字皆平聲驚歎之意

言謂道豈曰惡惡可上惡字歎其道難言下

可學之耶曰惡惡可上惡字歎其道難言下

惡字歎其道不是容易子非其人也言道非

可學要是其人乃可夫卜梁倚有聖人之才才謂

學況子非學道夫卜梁倚有聖人之才才謂

之人何以見得夫卜梁倚有聖人之才才謂

之根器猶俗而無聖人之道言有美質而我

云天資也而無聖人之道言有美質而我

有聖人之道而無聖人之才言我有聖人之

多費苦吾欲以教之庶幾其果為聖人乎我

工夫吾欲以教之庶幾其果為聖人乎我

素十

十二

三日而後能外天下天下疎而遠故三日而

已外天下矣吾又守之七日而後能外物漸

近於身故已外物矣吾又守之九日而後能

七日而忘已外物矣吾又守之九日而後能

外生已外物矣吾又守之九日而後能

朝平旦也微明微也謂已外生則朝徹而

微朝徹而

後能見獨獨謂悟一真之性不見獨而後能

無古今獨謂悟一真之性不見獨而後能

入於不死不生獨謂悟一真之性不見獨而後能

殺生者不死獨謂悟一真之性不見獨而後能

則一性獨存獨謂悟一真之性不見獨而後能

故曰不死獨謂悟一真之性不見獨而後能

生而一真湛然故獨謂悟一真之性不見獨而後能

不將也獨謂悟一真之性不見獨而後能

也獨謂悟一真之性不見獨而後能

萬化挫銳解紛獨謂悟一真之性不見獨而後能

故曰無不毀也獨謂悟一真之性不見獨而後能

只到一切境界不動其櫻寧也者櫻而後成
心寧定湛然故曰櫻寧也者櫻而後成
者也 此釋櫻寧之意謂從刻苦境界
中做出故曰櫻而後成者也

此前論大道雖是可宗可師猶漫言無要
此一節方指出學道之方意謂此道雖是
人人本有既無生知之聖必要學而後成

十三

今要學者須要根器全美方堪授受授受
之際又非草率須要耳提面命守而教之
其教之方又不可速成須有漸次而入
故使漸漸開悟其三日外天下七日外物
九日外生死而後見獨朝徹此悟之之效
也既悟此道則一切處日用頭頭觸處現
成縱橫無礙雖在塵勞之中其心泰定常
寧天君泰然湛然不動工夫到此名曰櫻
寧何謂櫻寧蓋從襟亂境緣中做出故曰
櫻而後成者也觀此老言雖蔓衍其所造

道工夫皆從刻苦中做來非苟然也今人
讀其言者豈可槩以文字視之哉

上言入道工夫下言聞道蓋亦從文字中
悟來故以重言發之

南伯子葵曰子獨惡乎聞之 此問聞道之原 曰 文鵠

聞諸副墨之子 副墨文字也言始從文中來 副墨之子聞

之洛誦之孫 洛誦言包洛而誦習也意謂誦習文字久而自得也 洛誦

之孫聞之瞻明 瞻明言見有明處也 瞻明聞

之聶許 聶許謂從耳聞聲入 聶許聞之需役

需役也 需役謂使也言心雖有悟必待驗之行事之間一切處現前不昧與道相應然後造妙

也 需役聞之於謳 於謳誦咏之意 於謳聞之玄冥

由誦咏誦咏而有冥會 玄冥聞之參寥 參寥

於心乃造道之極也 參寥者空

廓廣大虛無之境 謂道之實際也 參寥聞之疑始 言入於無

於此學道 之成也 此一節言聖人得此大道不無所聞蓋從

鴉炙言以彈擊浸假而化予之尻以為輪以

神為馬予因而乘之豈更駕哉此言有道之士既視此身

如癰瘡而不足觀且又視之如影而不可執

是則不但無累而且與之俱化故又能借假

修真因此而求有實用是則此身雖為異物

若果能化之則形神俱妙真人乘此以遊人世豈更

駕哉且夫得者時也失者順也安時而處

順哀樂不能入也此古之所謂縣解也言真人忘

形適真形神俱妙不以得失于心安時處順

無往而不自得故哀樂不能入如此是古之

所謂縣解者也言生累如倒縣超而不能自

乎死生則倒縣解矣故云縣解解者物有以結之懸解而人不能解之者乃

自我以且夫物不勝天久矣吾又何惡焉人言

結之也任造化而遷故人不能勝天既

不能勝則任之而已又何惡焉

此一節言真人真知形本無形今既適有

形則為生累故真人視之如癰瘡而不可

愛如影而不可執如此則但任造化之所

適了無得失之心故死生無變於已所以

安時處順哀樂不入此所謂縣解者也如

此看來人人本來天然解脫但人自苦於

形累而卒莫能自解者非天之過乃人自

結之耳且夫天人之際本來人不勝天吾

於此看破久矣雖有此假形吾有真用又

何惡焉此其所以為真人是可宗而師之

者也

俄而子來有疾喘喘焉死將上言四人為友

知之矣今又發于來二人其妻子環而泣之

之妙喘氣喘急而將死也犁往而問之曰叱避無怛化叱避言呵斥其

犁往而問之曰叱避無怛化妻子使避之也

但猶驚也此言真人與造化遊非倚其尸而

與之語曰偉哉造化又將奚以汝為將奚以

汝適言不知造化又以汝為鼠肝乎鼠肝以

汝為鼠肝乎汝為蟲臂乎蟲臂子來曰父母於子東西南

北唯命之從陰陽於人不翅止於父母彼近

也

吾死而我不聽我則悍也建庚矣彼指造何罪

焉言造物亦非有心要死我也故曰何罪夫大塊天地載我以

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

者乃所以善吾死也言造化既全我一生我既任化而生則不貪生故謂善生然夫大治

死亦從化是為善死吾又何擇焉

鑄金金踴躍曰我且必為鑲鉈神制大冶必

以為不祥之金今一犯偶然觸之人之形言

萬化之中偶然觸而曰人耳人耳夫造物者

必以為不祥之人言萬物不可勝數而自獨以人為善是不知造化者

乃不祥今一以天地為大鑪以造化為大冶

惡乎往而不可哉言天地萬物俱在造化鈞陶之中何物而非哉

形何往而非道之所在言死成然寐遽然覺言死

如此又何往而不可哉言死覺故死但如寐生如覺夜旦夢

覺而已又何必取捨欣厭哉

此一節言真人所得殊非婦人小子之所知故子犁叱避以形容其必有真知然後

第十

十七

為真人必若子來之順化而遊死生無變

無生可戀無死可拒要學人必造到如此

超然獨得之妙純一無疵方為學問能事

之究竟處是可稱為大宗師矣

上言真人能順死生不知從何致此故下

以子桑戶三入發明乃方外了道之人所

能此段學問非方內曲士所知

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友曰孰能

相與於無相與無相與言大相為於無相為

言大道寂莫無為之境孰能登天遊霧撓挑無極言超然世

外遊於萬物之表相忘以生雖生而不見其有生無所終窮言

與道遊於無始無終即此三人相視而笑莫

逆於心言道合心同遂相與友唯真人乃知

友莫然有間居頃而子桑戶死未葬孔子聞

之使子貢往待事焉夫子使子貢往弔以或

待葬事將盡禮也

編曲或鼓琴相和而歌曰嗟來桑戶乎嗟來

桑戶乎而也已返其真而我猶爲人猗猗者

也言汝幸已返其真而我猶爲人猗猗者我尙且爲人可歎也

子貢趨而進曰敢問

臨尸而歌禮乎子貢執禮言臨尸二人相視

而笑曰是指子貢惡知禮意言禮之意重在返

也子貢返以告孔子曰彼何人者耶修行無

有言不檢於禮不能飾而外其形骸不以死

臨尸而歌顏色不變全無哀無以命之命名

知與他作彼何人者耶言畢竟是孔子曰彼

遊方之外者也言彼超脫凡情而丘遊方之

內者也言未能超脫世外內不相及言彼方

以世俗之禮加之則而丘使女往平之丘則

陋矣言我本不當弔也彼方且與造物

者爲人相者猶助也言造物本無形彼以而

素十

十八

遊乎天地之一氣言彼雖處人世其實心遊

混茫而彼以生爲附贅懸疣贅疣乃山中之爲一也

以喻形乃道之以死爲决疣潰癰彼視身如

决潰方爲大快活事又何以死爲哀耶夫

若然者又惡知死生先後之所在言彼以生

脫形骸爲輕舉返乎本來不生死不死假於異

物如性真而借四大以成形託於同體言心

遊故云忘其肝膽言以生爲寄故不見有

遺其耳目言雖遊人世如不聞返復終始不

知端倪言真人遊於大化之中返復往來無

手芒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爲之業

又烏能憤憤然爲世俗之禮以觀示衆人之

耳目哉言真人處世如寄以形骸爲大患故

外適遠於無爲寂寞之鄉又何能憤憤以世

俗之禮以示衆之耳目哉借重孔子此言乃

明方內夫子亦未嘗

不知有方外之學也

此一節言方外真人之學逍遙物外自得

之妙非世俗耳目之所及故托孔子子貢發揮將以破迂儒執禮法之曲見以解憤憤之執情亦將使其自得超然之境斯正此老著書之本意也

子貢曰然則夫子何方之依子貢因問夫子

道如此故問夫子孔子曰丘天之戮民也夫此

自處何方之依子貢曰然則夫子何方之依

解乃天之戮民言未能忘桎梏也雖然吾與

女共之均之今且與女共遊於方外子貢曰

敢問其方問之方孔子曰魚相造乎水人

相造乎道人之以道為命如相造乎水者穿

池而養給言養魚尚相造乎道者無事而生

定言人造乎道甚易放下故曰魚相忘於江

湖相忘於道術穿池而養魚尚難忘不若

人能造乎大道浩然子貢曰敢問畸人意謂

大均則無不忘矣子貢曰敢問畸人意謂

方外之人乃獨行之君子故問畸人畸人

者畸於人而侔於天故曰天之小人人之君子人之君子天之小人也孔子言彼方外者

此一節言孔子方內之聖人亦能引進於

方外之學意謂世之拘拘者亦可與造乎

大道故以子貢之才智尚去道遠甚況其

他乎

下明方外之道方內亦有能行者第俗人

不識耳故借顏子發明孔子以開其迷意

若顏子之好學誠可以深造而自得也

顏回問仲尼曰孟孫才其母死哭泣無涕

於中心不感全無居喪不哀無是三者以善

喪蓋魯國以善居喪之固有無其實而得其

名者乎名不實回壹怪之壹謂一仲尼曰夫孟

名者乎名不實回壹怪之壹謂一仲尼曰夫孟

孫氏盡之

言能極盡喪禮也

進於知矣

言世人但知世俗之禮而不知天今孟孫氏乃盡於知

夫已有所簡矣

言孟孫知其本無生又何必以哀為禮故欲簡之而不得故人哭亦哭乃不得已而從俗之情耳今哀而不感則已

有所簡矣

言孟孫氏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

孟孫氏不知所以生

言以了悟不

不知就生

言以了悟不

不知就死

言以了悟不

不知就生

言以了悟不

不知就死

言以了悟不

不知就生

言以了悟不

不知就死

言以了悟不

不知就生

言以了悟不

不知就死

言以了悟不

不知就生

言以了悟不

不知就死

言以了悟不

不知就生

言以了悟不

不知就死

言以了悟不

不知就生

言以了悟不

不知就死

言以了悟不

有旦宅而無情死

言其生如旦其形如宅謂假形雖化而其宰長

存故曰有旦宅而

言其生如旦其形如宅謂假形雖化而其宰長

無情死情實也

言其生如旦其形如宅謂假形雖化而其宰長

孟孫氏特覺

言其生如旦其形如宅謂假形雖化而其宰長

人哭亦哭是自其所以乃

言其生如旦其形如宅謂假形雖化而其宰長

且也相與吾之耳矣

言其生如旦其形如宅謂假形雖化而其宰長

觀庸詎知吾所謂吾之乎

言死生一條之理

且汝夢為鳥而屬乎天

言死生一條之理

為鳥則飛矣子天夢為魚則沒於淵

言死生一條之理

不識今之言者其覺者乎其夢者乎

言死生一條之理

言者乃不夢之類

言死生一條之理

言是類則女已化為魚鳥矣

言死生一條之理

不妨現是不化之類

言死生一條之理

適不及笑則笑亦不及

言死生一條之理

獻笑至發笑處則女排不及言死生一貫

言死生一條之理

之理必須頓悟乃自知之非言可及也

言死生一條之理

排而化去乃入於寥天一

言死生一條之理

初心造道功夫故如安排及夫統一到大化之境自然頓悟不假作為而自證入也

此一節言方外之學方內亦有能之者第在世俗之中常情所不識必有真人乃能知之故借重顏子與聖人開覺之此段最是惺悟世人真切處

上言了無生死乃造道之極要在頓悟下言世人必欲學道須將仁義恭矜智能夙習之事一切屏絕乃可入道

意而子見許由許由曰堯何以資汝何以意而子曰堯謂我汝必躬服行也仁義而明言是

非許由曰而奚來為軹何軹助語辭言又

被堯敎援其翼則汝以仁義言以

偽行壞了而割其汝以是非矣汝將何以

遊夫遙蕩道遙恣睢縱橫轉徙變化之速乎

言汝已被堯以仁是非壞了汝本來面目而拘於仁義是非之場又何能遊於逍遙大道

之鄉意而子曰雖然吾願遊其蕃言雖不能入大道之與亦願遊許由曰不然夫盲者無以與夫眉目顏色之好瞽者無以與夫青黃黼黻之觀言汝心既盲也意而子曰夫無莊古之美之難以與大道也意而子曰夫無莊貌者之失其美據梁古之有之失其力黃帝之忘其

知言至人之善教能使人皆在鑪錘之間耳

言上三人頓失其固自有庸詎知夫造物者

之不息我黜而補我剝使我乘成以隨先生

耶言我今日幸得見先生豈非造物者補我

許由曰噫未可知也言汝雖有志我為汝言

其大略不敢盡其底蘊試吾師乎吾師乎吾師

乃大宗師也為汝言其大略整萬物而不為義澤及萬世而

不為仁言堯諄諄以仁義為仁義以愛養萬

不以為義物以為功吾大宗師則整粉萬物而

不仁大義不義即老子生而不有為而不恃言未有天地覆

載天地刻雕衆形而不爲巧言大道生天上地化育萬物而無心故不此所遊已之遊進者如此而已

此一節言欲學大道必須屏絕有心要爲

仁義恭矜智能之事方可超玄入妙而逍

遙乎大道之鄉蓋仁義智能乃功名之資

世俗之所尚實爲大道之障礙故耳

顏回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仁義

矣曰可矣猶未也言雖忘仁義則可許有他

日復見曰顏回他日又見夫子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

忘禮樂矣言忘禮樂則不曰可矣猶未也言

忘人而回他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

回坐忘矣仲尼蹵然改容曰何謂坐忘顏回

曰墮壞也支體言忘黜聰明混知離形去知同

於大通言身知俱混物我兩忘浩此謂坐忘

仲尼曰同則無好也言身世兩忘物我俱空則取捨情盡故無所好

幸

三

也化則無常也言物我兩忘則形神俱化則無已則物無非已故不常

執我爲而汝果實其賢乎言汝功夫到此丘

也請從而後也夫子自以爲不若亦願爲此也

此一節言方內曲學之士果能自損兼忘

而與道大通雖聖智亦嘗讓之意謂此等

功夫非智巧可入也故前以子貢之不知

今以顏子乃可入也

子與與子桑友而淋雨十日子與曰子桑殆

病矣知其絕裹飯而往食之至子桑之門則

若歌若哭言歌之鼓琴曰父耶母耶天乎人

乎此鼓琴之曲也有不任其聲言餓而無力而趣舉

其詩焉趣舉其詩言氣短促子與入曰子之

歌詩何故若是言何故不曰吾思夫使我至

此極者而弗得也言且歌且思使我如此之

誰使父母豈欲吾貪哉天無私覆地無私載

天地豈私貧我哉求其爲之者而弗可得也
然而至此極者命也夫

此一節總結一篇之意然此篇所論乃大
宗師而結歸於命者何也乃此老之生平
心事有難於言語形容者意謂已乃是有
大道之人可爲萬世之大宗師然生斯世
也而不見知於人且以至貧極困以自處
者豈天有意使我至此耶然而不見知於
時者蓋命也夫即此一語涵濶無窮意思
然此大宗師即逍遙遊中之至人神人聖
人其不知爲知即齊物之因是真知乃真
宰即養生之主其篇中諸人皆德充符者
總上諸意而結歸於大宗師以全內聖之
學也下應帝王即外王之意也

應帝王

素十

三

莊子之學以內聖外王爲體用如前逍遙
之至人神人聖人即此所謂大宗師也且
云以塵垢粃糠猶能陶鑄堯舜故云道之
真以治身其緒餘土苴以爲天下國家所
謂治天下者聖人之餘事也以前六篇發
揮大道之妙而大宗師乃得道之人是聖
人之全體已得乎已也有體必有用故此
應帝王以顯大道之用若聖人時運將出
迫不得已而應命則爲聖帝明王推其緒
餘則無爲而化絕無有意而作爲也此顯
無爲之大用故以名篇

齧缺問於王倪四問而四不知此篇以無知二字作眼目
此無知乃無心於世漠然而已齧缺因躍而大喜行以告蒲
衣子蒲衣子曰而汝乃今知之乎言汝今日乃知不知
之妙有虞氏不及泰氏向來世人祇知有虞氏之爲聖人而不知

不及秦有虞氏其猶藏也善美仁以要人有虞此言

之不齊處蓋以仁為善亦得人矣而未始出

於非人能忘其功名但是世俗之行而未始

超妙以造非人之境也泰氏其臥徐徐徐紆

意其覺于子自得一以已為馬一以已為

牛其知情信其德甚真而未始入於非人

泰氏超越有虞虛懷以遊世心閒而自得且

為馬則以馬應之未嘗堅執我見與物俱化

其知則非妄知而悟其性真然信指道體

而言前云有情有信是也此其體也至其德

用甚真不以人為偽即已超凡情安於大道非

始拘拘自隘此泰氏之妙也蓋已得大宗師

之體而應用世間特推諸餘

以度世故云未始入於非人

肩吾見狂接輿狂接輿曰日中始何以語汝

日中始乃接輿曰告我君人者以已出經也常法

與所見之人義度人常法為程準以義制而度人

式也此乃治天孰敢不聽而化諸人君以此治

人則人孰敢不接輿曰是欺德也言若日中

聽而從其化耶真實之德蓋欺德耳謂人若恃已之其於治

能治而欺其人將以不敢不聽從也天下也猶涉海鑿河而使蛟負山也言大聖

以不治治之但以道在宥群生使各安其性

各遂其生而已若以有心強治以為功則捨

道而任偽而猶越海之外鑿河則失其夫聖

大而在勞且如蛟負山必無此理也人之治也治外乎下豈治外乎正而後行

正即前云正生以正眾生謂使各正性命之

意謂聖人但自正性命而施之百姓使各自

正之老子云清確乎能其事者而已矣確者

淨為天下正命之正天然自足一毫人力不能與其開今

但使人人各悟性真則恬淡無且鳥高飛以

為日化矣又何假有心焉之謂避矰戈之害麗鼠深穴乎神丘也社壇之下以

避熏鑿之患而曾二蟲之無知言鳥鼠二蟲

人心以機械而欲取之故高飛深藏而避之

而人曾謂二蟲之無知乎百姓天性猶鳥鼠

也人君有心欲治之能不驚而避之乎外篇馬蹄痛發明此意

此上二節言治天下不可以有心恃知好

為以自居其功若任無為而百姓自化老

子曰我無為而民自化清淨為天下正若

設法以制其民不但從而且若鳥鼠而

驚且避之也

天根遊於殷陽地名至蓼水水名之上適遭遇也無

名人而問焉曰請問為天下無名人曰去女

鄙人也何問之不豫也豫者從容安詳之意

予方將與造物者為人言任造化而為人也厭

厭不厭也則又乘夫莽眇之鳥乃道之取譬也以出六極

之外而遊無何有之鄉大道之鄉曠垠曠垠謂之

野又何弔為以治天下感子之心為無名

復問天又復問天

又問必無名人曰無名因求教之汝遊心

聞其說也切故告之以正汝遊心

於淡謂恬淡寂合氣於漠漠冲虛也言順物

自然不可有心而無容私焉會萬物以為已

此一節直示無為而化治天下之妙欲君

人者取法返乎上古無為之化也

陽子居見老聃曰有人假若於此嚮向疾也

學道不勌如是者可比也明王乎老聃曰是

於聖人也言如此之人胥胥靡之易也技

丁技係勞形怵心者也言勞形怵心者

役之畢夫更番不暇工役之係肆勞苦形骸

驚惕共心者也將此以比王自苦不暇安能

治民且也虎豹之文來田言虎豹因皮有文

援狙之便捷執執音之狗言狗能來藉藉以

之也言援狙因便捷故人得而繫之以教如

是者可比明王乎言若禽獸之人可比明王

比明陽子居感然也曰敢問明王之治言

是之人不可比明王敢老聃曰明王之治功

問如何是明王之治蓋天下而似不自已縱有功蓋天下化貨代

與人萬物皆往資而民弗恃而民不有

之意萬物焉而不匱使物自喜但使物物自遂

莫舉名名不可得而舉稱而遊於無有者也無有

何有立乎不測測不可而遊於無有者也無有

通指大道之鄉也此全著老子為而不長不宰之意

此一節發揮明王之治皆申明老子之意

以示所宗立言之本極稱大宗師應世而

為聖帝明王以行無為之化也

上言明王立乎不測而遊於無有如此乃

可應世以治天下但不知不測是如何境

界人亦有能可學而至者乎故下撰出壺

子乃不測之人所示於神巫者乃不測之

境界列子見之而願學即其人也

鄭有神巫曰季咸神巫乃善相知人之死生

存亡禍福壽夭期以歲月旬日言相人最驗

若神鄭人見之皆棄之而走言畏其靈驗恐

故皆走不列子見之而心醉列子將以為神

敢近也歸以告壺子此乃列子曰始吾以夫子之道

為至矣則又有至焉者矣意謂神巫起過壺

子曰吾與汝既其文言我之教汝者但外未

既其實其道之真實而汝固也得道歟汝

謂已得衆雌而無雄而又奚卵焉言物有雌

道歟卵以此人有心對待而相者乃見其禍福若

心能絕待又何從而相之如雌而無雄又何

卵而也以道與世亢與人相必信夫必信故

相之也故使人得而相汝以不能忘已要

已之長嘗試與來以予示之若彼能測我乎

明日列子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嘻驚

也子之先生死矣弗活矣不以旬數矣言不

死矣吾見怪焉吾見見濕灰焉言面如濕灰

也即吾見怪焉吾見見濕灰焉言面如濕灰

列子入泣涕沾襟

以開先

以告壺子壺子曰

嚮吾示之以地文

此下三見壺子示之安心不測之境此即佛門之止

觀乃安心之法也

地文乃萌草之未出

震動不正

猶顯示也謂我安心於至靜一念

不生生不顯之地即心念俱及

是殆見吾杜也

言彼殆見我止絕生

嘗又與來

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

幸矣子之先

生遇我也有夢矣

言汝之先生幸遇我可

然有生矣吾見其杜也

地權也矣言我見其

乃有生

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

天壤

天壤謂高明昭曠之地此即觀也

存而機發於踵

踵最深處也言自從至深

即止之

是殆見吾善者機也

言彼見吾善而

嘗又與來

子出而謂列子曰

子之先生不齊

集

二十九

一也

吾無得而相焉試齊且復相之

言待精

而復相

以太冲

至虛莫勝言動靜不二也初偏於靜

觀雙運

不不之猶言止是殆見吾衡也氣機也

言平等

持心動靜不二故氣機亦和融而不

測也

下壺子又詳明前所示者乃三種觀法

故彼莫

測耳

淵

此喻觀也止水澄清萬象

為淵

斯鑑即次之天壤之觀也流水之審為

淵

流水雖動而水性湛然不動此喻即動而

觀不二也

淵有九種

示之者

乃三

立未定

自失而走壺子曰追列子追之不及

返以報

壺子曰已滅矣

得見矣

言我追之已失矣

智之相即佛氏之吾與之虛而委蛇言我安
攝三觀於一心也虛無有之地但以虛體而不知其誰何故彼
示狀貌委蛇隨順彼耳其誰因以為波流
何也言精神浩蕩故逃也難於收拾也因以為波流
捉摸不定也言精神浩蕩故逃也難於收拾也因以為波流
以為未始學初則列子未得壺子之真實故
神巫者雖善相卒莫能測識其端倪到北方
信壺子之道大難測而始知自己從來未有
也而歸立志造修也三年不出工夫為其
妻爨言列子初恃自己有道以驕食豕如食
人初未入道而有八物分於事無與親言無
事列之心今則分別情忘塊然不識不
也雕琢復樸則還純返樸矣塊然不識不
獨以其形立紛而封哉封即齊物之有封之
化之中乃立人我攬生是非固執而不化者
猶有封之疆界也而今乃知此形為紛授而
封豸一以是終言列子竟此學
之也

此一節因上言明王立乎不測以無為而
化莊子恐世人不知不測是何等境界為

幸

千

何等人物故特換出個壺子乃其人也即
所示於神巫者乃不測之境界也如此等
人安心如此乃可應世可稱明王方能無
為而化也其他豈可彷彿哉言此段學問
亦可學而至只貴信得及做得出若列子
即有志信道之人也此勵世之心難以名
言矣

上言壺子但示其不測之境下文重發揮
應世之用

無為名尸尸主也言真人先要忘無為謀府

智謀之所聚曰謀府言一任無為事任言不
無心不可以智謀為事也行任事謂有擔當則為累為患無為知主知
但順事而應若非已出者也以知巧為主也言順物體盡無窮體言體會
忘懷不可主於智巧也體盡無窮於大道應
化無有而遊無朕朕兆也謂遊於無物之初
窮盡也盡其所受乎天而無見得言但自盡其所受
盡其所受乎天而無見得言但自盡其所受

而亦未見有亦虛而已如此亦歸於虛而已
得之心也言一毫不可有加於
其間至人之用心若鏡不將不迎應而不藏
故能勝物而不傷至人用心如明鏡當臺物
之未至亦不以心先迎即物一至妍醜分明
而不留藏妍醜之跡了無是非之心如此虛
心應世故能勝物而物卒
莫能傷之者虛之至也

素

三

已前說了真人許多情狀許多工夫末後
直結歸至人已下二十二字乃盡莊子之
學問功夫效驗作用盡在此而已其餘種
種撰出皆蔓衍之辭也內篇之意已盡此
矣學者體認亦不必多只在此數語下手
則應物忘懷一生受用不盡此所謂逍遙
遊也

南海之帝爲儵北海之帝爲忽中央之帝爲
渾沌儵與忽時相與遇於渾沌之地渾沌待
之甚善儵與忽謀報渾沌之德曰人皆有七

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嘗試鑿之日鑿一
竅七日而渾沌死儵忽者無而忽有言人於
大化最初受形之始也渾
沌言雖俄爾有形尚無情識渾然渾然無知
無識之時也及情實日鑿知識一開則天真
盡喪所謂日鑿一竅七日而渾沌死也則曷
以儵爲火以忽爲水渾沌爲土似有理太犯
穿鑿只如
此解則已

此儵忽一章不獨結應帝王一篇其實總
結內七篇之大意前言逍遙則總歸大宗
師前頻言小知傷生養形而忘生之主以
物傷生種種不得逍遙皆知巧之過蓋都
爲鑿破渾沌喪失天真者即古今宇宙兩
間之人自堯舜以來未有一人而不是鑿
破渾沌之人也此特寓言大地皆凡夫愚
迷之人槩若此耳以俗眼觀之似乎不經
其實所言無一字不是救世懸迷之心也
豈可以文字視之哉讀者當見其心可也

即予此解亦非牽強附合蓋就其所宗以
得其立言之旨但以佛法中人天止觀而
參證之所謂天乘止觀即宗鏡亦云老莊
所宗自然清淨無爲之道即初禪天通明
禪也吾徒觀者幸無以佛法妄擬爲過也

卷二

三

子內篇註卷之四

音釋

頽皮變切 猗許豈切 媯居爲切 駢音爲切 駢音爲切 駢音爲切

音進 駢相 畸居宜切 憊式竹切 然切音僂 音爲 音叔